

16

知知1岁到4岁期间,每年来姥爷的书院住很长时间。

书院在天山脚下的村庄里,一个很大的院子,长着年龄比姥爷大多多的榆树、白杨树,还有老杏树和苹果树。书院菜地种着各种蔬菜瓜果,包括土豆、玉米和草莓。知知每天去几趟菜地,摘喜欢的黄瓜和西红柿吃。有时蹲在草莓地里,吃够了再起来。

知知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孩子,早晨鸡叫三遍时醒来,一刻不停地玩到晚上,星星和月亮出来才肯睡觉。跟很多孩子一样,她会自己玩,自己跟自己说话,会说出许多大人看不见的东西,会把没有的当真。

姥爷说,孩子两三岁时还分不清梦和醒,晚上的梦和白天的生活连在一起。这是多么天真美妙地把梦当真的童年。知道梦是假的时,孩子就长大了。

知知的姥爷是作家,写了好多书,知知还不识字,让姥爷讲书里的故事。姥爷说,书里的故事等你长大了自己读吧。孩子到世上,首先是来亲身感受阳光雨露,闻草木花香,亲眼看自然万物的。姥爷给知知讲院子里的故事,讲没有写到书里的蝴蝶和蒲公英,讲随处可见的鸟和虫子,讲吹过树叶和眼睫毛的风。

姥爷的书院

刘亮程

知知喜欢在院子里捉迷藏。

姥爷在小说《本巴》中也写到捉迷藏游戏。赫兰藏在碎小的紫苜蓿花朵后面,藏在飞成漆黑一团的蚊群后面,藏在母牛哞哞的叹息声里,藏在青草无边摇曳的影子里,赫兰以为自己藏得足够隐秘。书中写了三个不愿长大的孩子,他们最先藏在母亲身体里,被父亲找到。后来藏在母亲怀抱,藏在小声啼哭说话的幼年、童年,都被大人找到。那些大人,喊叫着从童年少年里把他们捉出来,让他们做大人,干大人的事情。

所有会玩捉迷藏游戏的孩子,都想藏在不被大人找到的童年。结果呢,都被大人找到,一个一个长成大人的,然后又回头,去找藏在童年的自己的孩子。

院子里的树,姥爷从来不修剪。姥爷说,树想长几个枝是树的事,修剪树是人的想法,不是树的。

我们是到一棵大树下生活,不是一棵树在我们的屋檐下生活。树是这个院子的主人,我们来



那阵子我们一家人在老杏树下乘凉,麻雀和野鸽子在树枝上叫,蚂蚁排队上树,知知数树上的蚂蚁,鸡在土里刨虫子吃,虫子生出更多的虫子,一层一层的虫鸣,响在一阵一阵的杏花香里。

的时候,那棵大榆树已经长了一百年,松树和大杨树也长了七八十年,树上的鸟和蚂蚁,也都繁衍了几十代,都是我们的长辈。

在这个院子,每棵树都蓬勃茂盛地生长着,树的所有想法,都长成了枝,生成了叶,结成果实。

书院的大杏树下面,长着一片小杏树,都是落地的杏核发芽长出来的。

每年春天,都有村民来挖小杏树,去栽到他们家院子。姥爷也挖小杏树栽到果园外的山坡。

一棵杏树的小苗,已经走到村庄里很多人家的院子和山坡,长成一棵棵杏树,开花结果。它们的杏核,也会在树下发芽,长出小杏树来,被移栽到更远的地方。

杏树就是这样,漫山遍野地种植自己,春天杏花开时,所有杏树的花香,在风中相互闻见,它们会认出自己出自同一棵老杏树,所有的花香汇聚到老杏树这里。

那时我们一家人在老杏树下乘凉,麻雀和野鸽子在树枝上叫,蚂蚁排队上树,知知数树上的蚂蚁,鸡在土里刨虫子吃,虫子生出更多的虫子,一层一层的虫鸣,响在一阵一阵的杏花香里。

的“新中式”,今年算是彻底杀出重围,大有血脉觉醒、乘胜追击的势头,据说春晚“四美”古装秀亮相后,某平台“新中式”服饰成交额同比增长200%。

值得玩味的是,消费主力大军多集中在90后00后的队伍中,世界风尚的舞台上,东风真的来了?

何为“新中式”?概念和规则上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新”显然是相对于传统汉服而言的,设计理念突出灵活自由、推陈出新,盘扣、立领、斜襟的小巧思,马面

裙、改良旗袍、刺绣阔腿裤的民族风,香云纱、杭罗、宋锦的国风材质,等等,凡是好看又实穿,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审美潮流结合在一起,并进行全新诠释的,都可归为“新中式”。

中国女人是聪明的,而上海女人更是在时尚潮流中拥有大智慧。她们跟风却不盲从,她们讲究却不刻意,她们不露锋芒却无比自信,她们对待自己美好的事物慎之又慎、不厌其烦,对于恋爱、婚姻、工作、生儿育女则主打一个“随缘”,就像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写道:“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虽说小事,但是穿在女人身上就算是大事了。她又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

甲板上,一个留着大胡子,背着手风琴的俄罗斯艺人,正在反复演奏着“喀秋莎”,旁边轮椅上坐着一位身上挂满勋章的退伍老兵,老人饱经磨难,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和着音乐轻轻吟唱着。据导游介绍:老兵曾参加过“卫国战争”,苏军凭借顽强的战

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摧毁了纳粹德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浓郁的民族音乐,已深深渗透到了他们的血液之中,成为俄罗斯游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船舱内,游客们喝着香槟和伏特加,吃着甜麦圈和各类水果。“山

阳春三月,雨洗天晴,熏风初暖,安徽宿州汴河博物馆举行苏东坡《南乡子·宿州上元》词碑揭幕仪式,我有幸作为词碑题书者应邀参加并作演讲。照壁石碑宽10.5米,去底座高为1.95米。碑面雕刻着手执书卷的苏东坡画像和词作,显得典雅美观,大气生动,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饱受磨难的苏东坡在元丰七年(1084年)被朝廷赦免,离开贬谪之地黄州移任汝州知州。他一路停停走走,访亲问友,至年底抵达泗州。因河道结冰在泗州过年,开春冰河初融,遂往宿州,正赶上元宵佳节,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南乡子·宿州上元》词:“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飞火乱星流,浅黛横波翠欲流。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苏轼这首词记载了宋代宿州繁华的盛景,也揭示了宿州作为“淮南第一州”的重要地位。

汴河博物馆坐落在新汴河畔,是国家4A级景区的水利博物馆,入口处耸立着宽大的花岗岩石照壁,十分显眼,当地政府邀我书写苏轼的词作。之前,我曾受邀为东坡赤壁书碑题记,替绩溪县苏轼与其弟苏辙相会处题“来苏桥”碑等。“在朝廷为民众争利,处江湖替社稷分忧”,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苏子瞻的赞颂。我花了很大心力来书写苏轼这首词,但仍觉得远远不能表达我对苏老夫子的敬意。为方便游人了解苏轼创作这首词的背景,特意写了题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东坡奉命赴汴京,离别谪居之地黄州,途经长江转淮河入汴河,客留宿州。适逢元宵,煦风送暖,细雨如酥,千里隋堤,鹅黄初绽。万盏花灯,千骑竞出,人潮似海,烟花怒放,辉映流波。苏东坡临轩把盏,情如潮涌,乐以忘忧,遂挥毫作词,记绘宿州上元盛景,赞为‘淮南第一州’。既获此佳誉,则遗泽后世矣。甲辰新春,原插队宿县上海知青,五十五年前新汴

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女人对衣裳的一往情深,我心有戚戚,不然衣橱里不会有超过十年的衣服。当然,与其说是敝帚自珍,不如说是相信当季的时兴单品,有朝一日必会卷土重来。这一轮的“新中式”风潮能持续多久不得而知,至少眼下越来越热,从宋锦马甲搭配衬衫,到蝴蝶盘扣衬衫搭配牛仔裤,再到水墨画氛围的鱼尾荷叶摆旗袍连衣裙,似乎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新中式”,不知国际友人会否“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无论如

何,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强大生命力和传播力,同时彰显众人对中式美学的豁然开朗及追求。有人称“新中式”的力量“在于其本身就承载着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积淀”,的确如此,“新中式”的穿搭者不再局限于以汉服出圈或在节日中用民族特色服装弘扬传统文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式之美,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中式美学,不仅体现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文化自信。

前不久与两位相识已久的女友聚餐,席间一位女友数落老公种种不解风情之处,其中一条是,春节期间她搭上“新中式”热车的早班车,人手一件“相当漂亮”的桃红色宋锦提花盘扣外套,得到直男如此评价:“像又结了一次婚。”我奉劝她将此话当好话听,结婚之日彼此眼中的对方终归是最美的,之后大可不必将男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捏在手里、放在心里,不妨松驰一些做自己,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只是一个偏要“触目”的女人,别忘了《更衣记》最后一句话:“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载歌载舞的俄罗斯艺人拉着我与女儿欢快地围圈跳着唱着,船舱内歌声笑声不断,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加入了合唱之中,嘹亮的歌声如同一种力量,打破了平静的涅瓦河。游船即将靠岸,此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短暂相识的中外游客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有着迷人风情的涅瓦河干杯!

植树”“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罗斯姑娘小伙用高亢激昂的歌声,细腻表达了内心的情感。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歌曲,一遍遍从耳边响起,让人感到温暖与安宁。

河泗县徐岗切岭建设参加者钱汉东敬书并题于海上。”

苏东坡与宿州交往颇多,稽考其诗文发现,他乘船停泊宿州竟达十次之多。他出任徐州知州时,离南面的宿州近在咫尺。宿州有苏轼的亲戚叫石扬休,出任过宿州知州,故往来频繁,相当熟悉,在挥写《宿州上元》词时,得心应手。

往事如烟,岁月如梭。望着滚滚东逝新汴河,插队时的一幕幕重现眼前。55年前,我告别大上海,来淮北泗县插队,参加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水利工程,其艰苦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2018年我作为上海知青代表参加汴河博物馆开馆仪式,发现展厅中央竟然展示着我在17岁时写的大标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尘封的记忆顿时打开,那是1969年“九大”刚结束,《人民画报》要来拍照,反映新汴河水利工程,让我书写每字高2米多的大标语。我当时是勇气十足爬上梯子书写这标语的。晚十点半,终于完成任务。第二天,巨幅标语高高地竖立在河床上,心里充满了自豪。但始终没有机会见到拍出的照片,不知是否上了《人民画报》。时过境迁,此事也渐渐淡忘了。未曾想半个世纪后,当年书写的作品又出现在我眼前,从震惊到欣喜,心情跌宕起伏。这张照片竟成为那个时代的珍贵的文化记忆。

伫立在苏东坡词碑前,仰望苏子瞻雕像,深深地为其坎坷人生而感叹。苏轼并非生活在乱世或怀才不遇,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为理想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世道清醒者的凄楚。他生前遭受无数的磨难,死后依旧遭到迫害。延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苏轼才得以彻底平反,孝宗皇帝还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至此他的著作和书法作品得以广为流传。苏轼那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之中,回首一笑,渺然如梦的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母亲请客

郑自华

我们兄妹喜欢聚餐,三四个小家庭聚在一起,10多个人正好凑成一桌,找一家饭店,花个几百元吃得就蛮不错了。谁知一段时间以后,母亲有意见了,原来我们每次聚会是由各家轮流买单的,母亲也希望自己能出份钱,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我们当然不能让她老人家出资。母亲一生为我们子女操劳,36岁守寡,将我们6个子女带大。再说,母亲每月退休工资并不高,做子女的能让母亲晚年生活过得舒舒服服,完全是应该的。母亲不“领情”,她甚至“威胁”说,她一定要做一次东,否则就将拒绝参加我们的聚会。正当我们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时,母亲突然收到一笔巨额稿费。事情是这样的,《上海滩》杂志2002年举办《我与百年南京路》的征文,根据母亲的口述,我执笔写了篇《一块手表情系五十年》投寄了过去,谁知得了唯一一个一等奖,奖金高达3000元。那天领完奖我趁机说,这下请客可有资本了。回到家,母亲一家打电话:“我请大家吃饭,我做东!”

母亲请客当然是一件大事。饭店定在虹口区,宁波菜系。她居住的环境以宁波人居多。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正装,男士一律打领带,女士虽然不穿夜礼服,但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至于母亲,那天更是精心打扮,新烫过的头发,一身羊绒大衣,显得高贵大方,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大家簇拥着她在饭店点菜处点菜,这个说:“奶奶,我要吃大龙虾,价钱老贵的。”“今天奶奶我请客,只要喜欢吃,点!”那个说:“姆妈,阿拉给你节约钞票,尽量点便宜的小菜。”“现在给你们机会,不吃白不吃。”欢声笑语在大厅荡漾。

晚宴开始了,母亲举起酒杯,感谢大家光临,大家免不了向母亲表示感谢,我则趁机将母亲在国际饭店领奖的风采向大家讲述了一遍,母亲面对摄像机、照相机镇定自如,对主持人的即兴采访更是侃侃而谈,她的精彩发言多次获得台下的热烈掌声。

晚宴持续了近3个小时,服务员走到我们几个兄弟面前,拿着账单:“请问哪位买单?”母亲声音洪亮地说:“我来!”接过账单,然后递过9张大钞:“829元,不贵,不贵!”

二十年前,去外滩参加某知名中式品牌的发布会,第一次眼前一亮,原来一件件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时装会既现代又古典,精致而又不失文气气息。

彼时有什么感悟早已忘记,如今回忆往事倒是忍不住想起李商隐的“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人家十岁时就会搭配,想象用荷花做裙子了,我二十好几才“长眉已能画”。幸好,当年的审美情趣不因我的晚熟昙花一现,这不,时不时激起一点浪花又迅速偃旗息鼓

的私人官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离冬宫不远处有一个硕大的十二月党人广场,它的后面就是著名的圣伊萨耶夫教堂,如今仍被视为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的精华、圣彼得堡的骄傲。但因为那天教堂有重要活动,不对外开放,女儿和我颇为遗憾,只能绕着它的外围走马观花了一番。

让人最兴奋的是登船游览涅瓦河。游船一路缓缓而行,美丽古典的宫殿、教堂、学院、街道、车辆、行人在眼前徐徐“流”过,就像在一页页地翻阅历史书。

甲板上,一个留着大胡子,背着手风琴的俄罗斯艺人,正在反复演奏着“喀秋莎”,旁边轮椅上坐着一位身上挂满勋章的退伍老兵,老人饱经磨难,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和着音乐轻轻吟唱着。据导游介绍:老兵曾参加过“卫国战争”,苏军凭借顽强的战

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摧毁了纳粹德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浓郁的民族音乐,已深深渗透到了他们的血液之中,成为俄罗斯游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船舱内,游客们喝着香槟和伏特加,吃着甜麦圈和各类水果。“山

展(摄影) 沈海敏

展(摄影) 沈海敏

展(摄影) 沈海敏